

云中岳武侠精品

# 情剑京华

怪侠系列



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I247.5

3293

(2)

责任编辑：屈丽华 封面设计：云青

## 作者简介

云中岳，原名蒋林，字柏楚。广西南宁市人。以星河笔名发表作品。以云中岳笔名发表新武侠小说多部。



## 傲笑江湖系列

霜海风云

匣剑凝霜

绝代枭雄

红尘碧玉

逸凤引凰

## 独步武林系列

剑影寒

莽野龙翔

大地龙腾

剑海情涛

## 红粉佳人系列

剑垒情关

青锋惊雷

八荒龙蛇

侠影红袖

## 行刺天下系列

情天炼狱

天涯江湖路

## 大刺客

剑底扬尘

## 独霸江湖系列

草莽芳华

龙骧奇士

幻剑情花

万丈豪情

## 亡命江湖系列

古剑仟情记

亡命之歌

锋擒情潮

剑啸荒原

## 豪侠系列

剑底情天

龙虎风云榜

湖海龙蛇

草莽英雄

矫燕雄鹰

魔剑惊龙

## 异侠系列

强龙过江

江汉屠龙

风云录

魅影魔踪

猛龙威风

风尘岁月

风尘怪侠

## 霸侠系列

霹雳天网

血汉妖狐

草莽争雄

杀手春秋

火凤凰

京华魅影

## 仗剑天涯系列

莽原魔豹

霹雳刀剑情

四海鹰扬

## 蛟索缚龙

浊世情鸳

剑仗天涯

## 怪侠系列

情剑京华

虎啸金陵

虎胆雄风

碧血江南

邪神传

刀气撼春情

## 情侠系列

冷剑飞莺

湖海群英

乱世游龙

锋刃绮情

剑影迷情

烈火情挑

无情刀客有情天

虎踞龙蟠

ISBN 7-80680-171-5



ISBN 7-80680-171-5/1·090

(全12册) 定价:240元

9 787806 801710 &gt;

I247.5

3293

(2)

中岳武侠精品

怪侠系列

# 情剑京华

(下)

台湾 云中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七章  | 暗伏杀机 ..... | (323) |
| 第十八章  | 珍宝有诈 ..... | (341) |
| 第十九章  | 险相环生 ..... | (363) |
| 第二十章  | 郡主失踪 ..... | (386) |
| 第二十一章 | 计入裴府 ..... | (408) |
| 第二十二章 | 营救郡主 ..... | (428) |
| 第二十三章 | 险遭羞辱 ..... | (447) |
| 第二十四章 | 血溅王府 ..... | (466) |
| 第二十五章 | 独自出动 ..... | (488) |
| 第二十六章 | 郡主得救 ..... | (508) |
| 第二十七章 | 明争暗斗 ..... | (528) |
| 第二十八章 | 勾心斗角 ..... | (546) |
| 第二十九章 | 偷袭失败 ..... | (565) |
| 第三十章  | 险遭暗算 ..... | (588) |
| 第三十一章 | 一触即发 ..... | (608) |
| 第三十二章 | 神功再现 ..... | (632) |

## 第十七章 暗伏杀机

第三天傍晚。

李季玉出现在江东门的小宅中。

房舍一切依旧，不需整修。

过去的三天中，镇抚司的人皆集中全力，由平江土地的爪牙配合，侦查千幻修罗和京华女魅的下落，不再留意李季玉的活动。

监视李家的密探早就撤走了，避免在李家附近走动，以免引起误会。当然，监视不可能完全撤销。

怨鬼几个人，似乎逃离京都不再骚扰袭击。

他像是重见天日，可以在阳光下公然活动，但仍然小心翼翼，避免招摇飘忽不定，很少在家中逗留，尽量避免固定在某处活动。

小霸王的名气，已有相当分量，打出了京都小霸王的旗号，知名度日高。

没有人把他与千幻修罗联想在一起，他只是崛起的地方豪少。镇抚司的人逼他做密探，目的就是想利用他地方蛇鼠的活动面广，交游广及各方龙蛇的才华，以侦查千幻修罗的根底，怎么可能两人有所牵连？

人怕出名猪怕肥；当然有不少麻烦需要面对，只要能撑过一段风险的时日，就可以站稳脚跟了，撑不过就没有他这号人物

啦！

傍晚时分，江东门一带热闹得很，客货船纷纷抵埠，旅客拥挤在每一条大街小巷，市肆购物的人摩肩接踵。

急需进城的旅客络绎于途赶得匆忙，要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，不然得在江东门的客店耽搁一夜。

谁也不理会旁人的事，他悄然启锁入屋，连邻居也不知道他回来了。

直趋后堂巡视宅前宅后，看不出异状，亲自生火，沏了一壶茶，写意地在堂屋品茗。

脱掉宽大的青直裰，露出里面的汗衫，腰带藏了一把两尺二寸单刀，皮护腰，还有一把匕首。

为了防范意外，他开始携带兵刃防身。镇抚司的保证，有如镜花水月，即使是王千户亲自承诺，也是不算数的。

连绝世人屠的承诺，也是靠不住的。

这位天下为之战栗的人屠，每当抄没贵戚名豪的家，惯用的欺骗手段，就是设法把藏匿的财宝骗出来，指天誓日保证对方的安全，保证罪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，只要把所有财物交出表示忠诚，保证不再追究。

结果，一切保证成空，窖藏抄出，藏匿在其他处所的财物到手，这人立即被正法。缴入皇家金库的财物，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。

他所骗出来的财物，则全是他的，所以他疯狂地陷害异己，疯狂地积财，任何骗术运用，在他心目中全是合理的。

小霸王与天杀星打交道，就坦然指出一切保证都靠不住，绝世人屠与王千户，一句话就可以勾销一切承诺，所以没有提条件谈判的必要，契约或合同也毫无用处。

江东门的蛇鼠，只知道他在栈号出事之后，曾经携带匕首，从来也没见过他使用。现在，他不但带着匕首，而且携带单刀，

表示他不敢掉以轻心，有搏命的准备，让有心人明白，他有。应付意外变化的准备。

堂屋设备简陋，家具甚少，甚至没有供祖先的神案。光杆子的家简陋是必然的，平时他也很少在家住宿，三餐在食店解决，这里，只是他的一处落脚点，表示他是有家有业的安分守己良民。

解下刀搁在桌上，他写意地喝茶，第一杯热腾腾的茶入腹，汗衫立即出现汗影。天气炎热喝热茶，未免有点反常；他本来就是一个反常的人。

刚斟妥第二杯茶，他突然放下壶抓住了连鞘单刀，警觉地抬起头望，将刀插在皮护腰上跃然欲动。

这种平民屋谈不上格局，上面没建承尘（天花板），抬头可见梁桁屋瓦，有人在屋瓦上行走，下面可以听得到瓦片受压挤的声息。

堂门是大开的，外面小小的天井一览无遗。他像一头猎豹，闪电似的扑出。

人影恰好向下飘落，非常准确地接触。

“哎呀……”熟悉的惊叫声十分悦耳。

从屋上飘落的人是假书生欧阳慧，距地三尺便被突然冲出的李季玉抱住摔倒在地。

李季玉一惊，滚倒地再次攻击咽喉的手，停在她的喉下收了劲，挺身拖了她站起。

“老天爷，青天白日，你在屋上高来高去，被人看到叫一声有贼，你我都有麻烦。”李季玉一面埋怨，一面拉了她的手入屋，顺手替她拍掉身上沾了的灰尘：“我刚回家不久，你有意替我惹麻烦。”

“你算了吧！”她笑吟吟喜形于色：“你这里在这段时日里，不论昼夜，都有人跳上跃下进进出出，知道的人见怪不怪。这两

天才不再有人窥探，镇抚司的人总算真的撤走了。我一直就在打听你的消息，今天忍不住跳入察看，没想到你真回来了。季玉，我要知道原因。”

李季玉挽她坐下，替她斟了一杯茶。

“你要知道什么原因？”李季玉信口问。

“镇抚司的人为何撤走的原因。”

“他们不再过问我的事。”

“哦！你和他们订了密约？不会是和他们合作吧？我……我不喜欢。”她脸上笑容消失了：“那些人的要求十分苛刻，心不黑不毒的人是受不了的。你……你不会是曾经落在他们手中，而被迫听他们使唤吧？”

“谢谢你的关心，不要往坏处想好吗？呵呵！”李季玉欣然大笑，挽住她的小蛮腰：“是他们再次提出停战的要求，承诺今后不管我的事，我答应了，所以我可以公然自由走动啦！”

“真的？”她眼中有疑云。

“所以我才敢回家呀！”

“你相信他们的诚意？”

“不信，所以我带刀。”李季玉取出刀搁在桌上，手上一紧，她便紧偎入李季玉怀中。“我在京都生活了三年多，对那些人有深入的了解，谁要是愚蠢得信任他们的诚意，早晚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小慧，以后你最好不要来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不想连累你。”

“可是你……我怎么找你？”

“我会找机会和你见面的。”李季玉亲吻她的粉颊，她却热情奔放亲吻李季玉灼热的嘴唇，近乎狂野地拥抱，履推倒长凳。

沐浴在爱河的男女，一旦冲破肌肤相亲的藩篱，生理本能的反应，一发便不可遏止，需要进一步的亲密接触，不会逗留在原阶段越趋不前。

李季玉迷失在激情中，第一次碰上热情如火的大姑娘，反应

更为激烈，近乎狂野地把她紧抱在怀里，吻遍她的面庞、粉颈，双手在她扭动着的娇躯寻幽探秘。

她沉醉迷知的喘息、呢喃，成了引发本能情欲的无穷诱惑力。他浑忘身外一切，抱起她往内间走。

他在京都以豪少身份活动，活动必须适合身份，以另一面目，掩护本来面目予取予求，一直就非常成功。

在风月场中有他的踪迹，当然只限于品流高的风月场。

品流高的风月场艳姬，招待的恩客品流也不低。

这些艳姬受过适合身份的教养，在正式的交际场合，不可能流露荡妇淫娃的风情，扮成高贵、矜持、能歌善舞，不轻易流露奔放的风情。

要想成为有品位的高级名妓，荡妇淫娃型的女人绝难胜任。

欧阳慧那种少女之美，是欢乐场女人万难企及的，清新秀丽天然国色，而且健美婀娜，已经让他有点神魂颠倒，所呈现的叛逆性奔放热情更震撼着他，给予他截然不同的感受，完全克制不了野性的冲动。

那天在荒郊，他几乎剥光了这位她喜欢的少女，不能自持几及于乱，事后连自己也感到心中有愧，而且大感不可思议。

他见过、交往过不少漂亮的女人，从来就不曾发生过这种激情失控的现象。与欧阳慧仅见过几次面，怎么就发生被迷的奇特反应？

有些女人，的确具有令男人一见便想到床的魅力。

现在，他就想到了床。

屋顶又传下声息，他还没被情欲迷失了灵智，立生警觉，急急将人放下。

“你带有人来？”他急问，从走道迅速退回堂屋。

他还记得刀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，本能地抓住了刀。

欧阳慧随后跟出，迅速掩襟整衣。

“我都是独自走动的。”欧阳慧说，热潮从身上消退，有点羞怒：“交给我。”

有人跳落天井，轻功大佳，倏然急落，着地无声。

“不可冲动，这是我的家。”他一把拉住要抢出的欧阳慧，领先出堂。

这是他的家，不管来人是何方神圣，必定是冲他而来的，出了任何事，他都得负责。

是怨鬼冯翔，和另一位身材高瘦的中年人。

怨鬼居然换穿了长衫，不再蓬头垢脸，像一个有身份的士绅，花子恶鬼的形象消失了。

老江湖对化装易容术多少有些涉猎，白天在城内外公然走动，不化装易容寸步难行，一露面便会被密探发现。

他的化装易容术更精，连京都的狐鼠也无法发现他的踪迹，这期间他一直就在都城内外活动，神出鬼没消息十分灵通。

“唷！改头换面了。”他一眼便认出怨鬼的本来面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欧阳慧却认不出是怨鬼，冒火地随时准备拔剑扑上。

怨鬼却认得欧阳慧，甚至知道是女而不是男书生，在观音门曾经交过手，给了欧阳慧一针，因此眼中涌起强烈的警戒神情，迅速从袖底取出一根尺八铁洞箫戒备。

“我一定要和你谈谈。”怨鬼沉声说：“那天你与天地双杀星在沧波门约会，我也带人去了，一方面希望和你谈同仇敌忾合作事宜，一方面想助你一臂之力……”

“他娘的！你该说打算浑水摸鱼。”

“随便你怎么说，你不否认同仇敌忾吧？结果你这家伙软硬不吃，我不但有一位朋友被他们刮了，而且连累了三家农舍十七个男女老少，这些皇家走狗做的事天怒人怨，你难道不和我并肩站？我们化敌为友，可以大展宏图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！我再次郑重警告你，我不会和你这种也是天怒人怨的混蛋合作。我活得好好的，与镇抚司的人并无深仇大恨，为何要和你同仇敌忾？我还没活腻呢！我警告你，离开我远一点，老鬼，惹火了我，我真会把你卖掉。”

欧阳慧猛然醒悟，这才知道是怨鬼冯翔，旧怨新仇涌上心头，愤怒地拔剑抢出。

怨鬼早怀戒心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铁洞箫一抬，指向欧阳慧的胸口。

连鞘单刀飞旋而至，先一刹那到达，叭一声刀把击中铁箫，铁箫向下急沉，一枚毒针贯入方砖地，入砖两寸以上，劲道并不比往昔使用的杖弩差多少。

欧阳慧到了，剑迸发慑人的电光。

高瘦中年人及时斜出，大喝一声一袖斜挥，蓦地罡风大作，劲气如潮。

响起一声气爆，欧阳慧被强劲的袖风，震得冲进的身躯斜移，光临怨鬼胸口的剑光，也随马步的斜移而离开怨鬼的胸口要害。

欧阳慧仅斜退了两步，剑随即转向高瘦中年人，风目中似要喷出火来，被可怕的袖风激怒了。

高瘦中年人吃了一惊，这劲道雷霆万钧的一袖，应该把人震飞出两丈外的，怎么仅退了两步？袖功伤不了人。

“扯活。”高瘦中年人急叫，急走两步飞跃而起，跃登前进房舍的瓦面，溜之大吉：“以后再找他谈。”

怨鬼也不慢，后撤跃登如飞而遁。

“不能追，老鬼仍可用手发射毒针。”李季玉拾回刀，阻止欧阳慧上屋追赶。

欧阳慧总算接受劝告，后空翻消去上纵的冲势，对怨鬼的毒针，确也心中凛凛，一朝被蛇咬，三年怕井绳，上次在观音门，

怨鬼那一针几乎要了她的命。

她另有心懷的理由，心理上并没有必胜怨鬼的信心，凭武功，她也奈何不了怨鬼。

“小慧，今后你必须提高警觉，别让这老鬼有机会蹊在你身后暗算，走在大街上他也可以轻而易举给你一针，不要再在外面乱跑好不好？”李季玉叮咛：“这老鬼的兵刃，不论长短都可以发射毒针，防不胜防。走，我们到太白居晚膳。”

经过怨鬼的骚扰，情欲之火早已烟消火灭，哪有心情继续偷欢？心疾的念头克服了生理的悸动。

“下次，哼！我一定毙了这老鬼，一定。”欧阳慧几乎要咬牙切齿了：“季玉，你千万不要上这老鬼的当。你更要小心防备他暗算你，跟我到汉府安顿好不好？”

“一点也不好，在汉府我算哪条葱？走吧！”李季玉拒绝至汉府的心意极为坚决。

“以后再说。”欧阳慧显然无意放弃说服的念头。

太白居酒店的情调并不高，但在江东门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店了，三家门面，各有两进食厅。

左首一间，是高尚食客的宴会厅。

前一进没隔开小厅，有十余副雅座。

后一进设有厢座，密闭式的空间闲人勿入。

李季玉是太白居的常客，经常和朋友在这里宴会。

本来打算在厢座和欧阳慧安静地晚膳，不受其他食客打扰。

太白居的宴会，通常在夜间起更后开筵。

傍晚进膳期间，雅座与厢座甚少食客光临。普通食客只要求填饱肚子，酒足菜饱便不再逗留，犯不着多花银钱在雅座充阔佬。

踏入嘈杂的店堂，他愣住了，进退两难，也进退不了。

左首雅座食厅门内，刚好踱出天地双杀星。

“好哇，小李，来得好。”天杀星一眼便看到飞到他，落在他身上的阴森目光，居然有阴森的笑意，话是向他说的，目光随即转落在假书生欧阳慧身上：“这边坐，两位是咱们的贵宾，不打不成相识，相识也该赏脸呀！对不对？请。”

“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。”欧阳慧不悦地拒绝：“李兄的一举一动，皆在你们的有效控制下，在这里摆鸿门宴等他，多妙的打算哪！李兄，我们另找地方晚餐，不上他们的当。”

“唷！有你这位汉府的欧阳小姐在，我们哪敢得罪你们呀！”地杀星陈忠也一反往昔的债主面孔，阴笑不再慑人：“本司已不再管小李的事，你用不着替他的安全担心，是吗？一切有你撑着，天掉下来也压不到小李头上，除非你撑不住……”

“谁敢说我不撑得住？哼！”欧阳慧受不了激，领先便走：“我在汉府地位并不重要，你们可以放心大胆把我打入天牢。而且汉王殿下在皇上身边，鞭长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。”

斗心机，她比天地双杀星差了一段距离。

镇抚司虽是皇家特务，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势，任何人也敢碰，包括所有的龙子龙孙皇亲国戚，都在特务们的有效控制下。

可是，汉王不但是皇帝的次子，更是皇帝的爱将，燕兵南下争皇位，以及北征大漠，汉王都是勇冠万军的急先锋，出生入死号称当代西楚霸王，威震天下的飞龙秘谍大半是他的部属。

汉府的家将与铁卫军，杀起人来有如砍瓜切菜。

镇抚司的人，见到汉府的人，有如老鼠见猫，被杀掉也无处呼冤。锦衣卫指挥使绝世人屠纪纲，惟一害怕的人就是汉王殿下。

欧阳慧是汉府的特殊人物，外界不明她的身世，在京都特别活跃，天不怕地不怕。镇抚司的人谁都敢碰，就是不敢碰汉府的人。

因此第一次在莫愁湖露面，镇抚司的人乖乖偃旗息鼓。

在大庭广众间，天地双杀星天胆也不敢碰她，她有恃无恐，气冲冲地踏入厅门。

这些人打扰了她和李季玉独处的聚会，心里生气便形于表面，再被激将法一激，她像是吃了一桶火药。

近走道的一桌，另有五个镇抚司的密探在座，其中有最残忍阴毒的白无常，五个人在品茗，酒菜还没上桌，五双怪眼阴恻恻目迎她入厅。

食厅空荡荡，只有这一桌有人，可能店伙计已受到警告，不许其他食客进入。十余副桌面，这种大八仙桌可坐十二个食客。

“请坐请坐。”天杀星客气地请两人就上首主客座：“选日不如撞日，恰好碰上正好把酒言欢。太白居没有汾酒，用徐沛高粱冒充。小李是酒将，徐沛高粱正好合口味。欧阳小姐可饮女儿红，太白居的女儿红来自绍兴，真的不错，小李知道何处有好酒。”

“上菜。”地杀星向在一旁伺候的三名店伙下令。

“呵呵！诸位大概把我的底全摸清了，连我喜欢什么酒也一清二楚。”李季玉一点也不介意身在虎狼的包围圈，豪迈地笑：“如果我所料不差，我曾经光顾的每一去处，包括教坊曲院，你们都查过了。诸位将爷如果有兴，咱们论碗拼徐沛高粱，把我摆平，就可以把我抬进镇抚司衙门了，呵呵！”

“得问我肯是不肯。”欧阳慧黛眉一挑，冷冷一笑：“七双一，哪能拼酒？要拼必须公平，他们七个人等于一个，你喝一碗，他们每人都得喝一碗。我监酒，不然就不许拼。”

“噫！你管他管得这么紧……”天杀星笑得暧昧。

“我是他的朋友，有事得替朋友主持公道，无所谓管与不管，不然要朋友干什么呀？”欧阳慧不介意天杀星的弦外之音，落落大方把店伙送上的杯盘碗筷挪开，只留下一只碗：“一碗大概有

五个左右，你们谁有三斤高粱的海量？以十碗酒为上限，有谁反对吗？”

李季玉首先表示拼酒，天杀星也指出李季玉是酒将，因此她对李季玉有信心，公开拼酒，这些人必定奈何不了李季玉。

江南人不喜欢喝烈酒，三斤徐沛一锅头高粱烧，可以醉倒一条牛。拼酒，没有技巧可言，硬碰硬，每人面前倒三碗酒，互相逐碗喝光。

监酒的人注酒入碗，平碗面为止。

谁口角有酒流出，监酒的人立即执罚重新将酒注满。如此每次三碗，十碗酒足有五十两。谁先醉得坐不牢，谁就是输家。

所谓有海量千杯不醉，那一千杯酒绝对不是徐沛一锅头高粱烧。这种酒倒在碗中用火点燃，几乎可以烧得一滴不剩。

天杀星七个人傻了眼，七个人轮流车轮战逐一上阵，摆平李季玉绝无问题。七个人同时公平拼，可以预见的是，喝不了三五碗，至少有一半人醉倒。

“好了好了，咱们请客不是请客拼酒的。”地杀星出面打圆场：“咱们真有事要和小李谈谈。”

“哦！要谈什么？”李季玉说：“我要说的话早就说得一清二楚，态度也表明得一清二楚……”

“谈他们的事。”地杀星伸手向食厅门引。

欧阳慧第一个跳起来，手中的饭碗破空疾飞。

厅门大踏步进来了五个人，领先的赫然是瘦小于瘪的乾坤大天师，乌爪似的怪手一抄，抓住了飞砸而来的饭碗，急退了两步，脸色一变。

饭碗没破，接碗的功力可圈可点。

但碗上的劲道出乎意外猛烈，竟然把乾坤大天师震退了两步，可知论真才实学，乾坤大天师占不了丝毫便宜，上次欧阳慧是被妖术制住的，与武功相差高低无关。

用妖术与药物制她的人，是不贪和尚与百了仙娘，这两个人，就跟在乾坤大天师身后，所以大天师首当其冲。

五个人是乾坤大天师、不贪和尚、百了仙娘、瘟神，和一个留了八字胡面目阴沉的中年人。

碗出手，她伸手拔剑。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这几个凶神恶煞想必是冲她来的，她也要我这些人出口怨气，先前所憋的一肚子火，可找到发泄的对象了。

“住手，他们来并无恶意。”天杀星急叫，她的剑已经拔出了。

“看他们怎么说，先不要生气。”李季玉拉住了她：“是镇抚司的人安排他们来的。”

“那贼和尚我非宰了他不可。”她仍不肯罢休，但总算收了剑，狠盯着天杀星：“你如果要花招，我会找你，你给我记住。”

天杀星还真怕她发火撒野，即使在无人目击的地方，也不敢招惹她，汉府的人都不好惹。

“他们恰好在这附近走动，所以我顺便叫他们来，以便当面通知他们一些事，确是出于好意。”天杀满脸无奈，在气势上显然落于下风。

“你的好意有如酒里放了蒙汗药。”她愤愤地坐下：“那个什么和尚什么仙娘，无缘无故谋害我，你最好把他们弄进天牢，不要利用他们在京都为非作歹。以后他们最好别让我碰上，哼……”

乾坤大天师五个人，脸色极为难看，在邻座落座，目光在她和李季玉身上狠盯，敌意明显。

两名店伙慌忙替他们奉上拭手汗巾，送上茶水，低声下气请他们点酒菜，暂时缓和紧张的气氛。

“我找他们来，主要是让他们当面了解，捉小李的事取消了，

不会再有赏金。”天杀星强忍恶气解释：“表明我的诚意，让小季安心。”

“无利可图的事，咱们不会去做。”乾坤大天师狠瞪着李季玉：“一千两银子没弄到手，十分可惜。李季玉，日后咱们之间，如果发生某些事故，比方说算过节，本天师可以保证，与赏金无关。喂！你知道怨鬼那些人，藏匿在何处龟窝吗？说出他们的下落，咱们的过节一笔勾销，如何？”

五个人都曾经被李季玉偷袭，整治得灰头土脸，因此把李季玉恨入骨髓，表面上不得不摆出怀柔面孔，打肿了脸充胖子仍不服气。

他们挨揍的事，当然不会灭自己的威风张扬，天地双杀星这些镇抚司的人，怎知所发生的变故？

以为抬出这些凶神恶煞，可以吓唬李季玉，却不知这些凶神恶煞曾经吃足苦头，没能发生预期的吓唬作用。

“我也在留意他们。”欧阳慧也不知道李季玉与符晓云救了怨鬼的事：“那老鬼打了我一枚毒针，我饶不了他们。”

乾坤大天师一怔，欲言又止。

当然不便将受到偷袭的事说出，以指证李季玉曾和怨鬼在一起，李季玉的同伴曾中了怨鬼的毒针，此中大有可疑，真弄不清李季玉在弄什么玄虚。

“这些事说出来就算了，今后希望不要发生冲突误会。”天杀星故意忽略乾坤大天师说过节的事，也表示双方有过节与镇抚司无关：“小李，今后你有何打算？”

“我是京都人，当然仍得在京都闯天下。”李季玉说：“你想重施故伎逼我迁籍离境休想。”

“重拾旧业？”

“资金还没有着落，暂时没有复业的打算，慢慢来，急不来的。可是……”